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涇 胡承珙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禘箋謂述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卽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卽鄭志荅趙商意鄭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

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

此據本篇箋不
知與闕宮箋異

不然明

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闕宮箋云后稷生

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

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

文十八年
左傳言堯

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融
慰宣公情願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卽以爲實

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

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

此從箋義傳謂
魯無姜嫄廟

融之此言非惟不

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

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

后稷爲始祖然圉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

以特立廟而祭之闕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譬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卽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

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
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覲精耳姜嫄何以卽知
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
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
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可盡從其言不能服
稽古者之心今考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
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荅張逸謂爾雅之
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
補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

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琪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
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爲
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爲邠侯之女見巨跡履之
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
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寡居而生子之說尤爲慎
妄魏默深曰如謂禋祀以求無子則於文教次不
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
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
至隘巷寒冰必欲寘之於地魏默深曰大任沒於豕牢
而生文王何以未聞棄之王
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爲帝摯之妃帝
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有戎兵內

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爲帝嚳之妃既有大戴世本可據自勝於命歷序之言而帝肇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豪無影響尤爲臆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爲見棄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爲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言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故已具於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蓋震非僅如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之通爲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之注云早速也姜嫄從帝禘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遂卽有身故曰載震

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爲終謂自禋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闕宮彌月不遲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卽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淳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

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

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此疏殊牽強箋以夙爲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邪卽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尋常生子事同何以既生而又棄之其說皆不可通惟以震爲動以夙爲速甫禋祀而心動速孕所以爲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

曰不
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
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
祿所止也承琪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
也結上句下乃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
雖與毛異然其云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
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
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
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法疏載王肅難鄭義
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

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歟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實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稽大其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承琪案旄邱何誕之節兮傳

云誕闊也闊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寘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蓋誕本訓大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

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
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
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讖誇等相廝讖下云讖誕也誇下
云讖也蓋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
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
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
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
也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
詩經小學云按箋易字爲牽似大媿傳云達生也以車攻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六

傳達履之義求之當云達達生也達沓古通用姜嫄首生
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
也如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傳云印我也烘燎也熤挂竈也
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
當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琪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
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沓義異而說皆可通
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牽故箋不云達讀爲牽毛以達
訓牽謂牽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
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
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

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棗

彼殷武傳云撻疾也

釋文引韓詩撻作達

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

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爲是臧氏

經義雜記據初學記引說文牽七月生羔

今說文牽小羊也與釋文所引

同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

下言不坼不副無苗無害以美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

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七月安得云終厥月

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更保護之不暇

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禘之禮行於仲春經以載震載風

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卽速有身若僅及七月而

生則是八九月閒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玆五

月生羔犖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爲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

正義引蘇綜荅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

無七月生羔之說

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闕宮何以言彌

月不遲蓋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

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鳥去乃呱
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
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琪案姜氏廣義并云親見里
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方能啼用以實虞東之說然使果
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
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
此種坼副苗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
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
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
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

從右胛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妥也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剖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甯甯也不康康也箋云康甯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

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琪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風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甯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則不康之不爲丕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爲不安者異矣箋以上帝爲天帝之氣以不甯爲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亦云

無疾而生子是也箋以居爲居
處然爲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單實許箋云實之言適也按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
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竝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類
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
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承琪案按勘說是也五
章實方實苞以下凡言實者十皆當爲是以彼準此文義
一例不當以實爲適也

克岐克疑傳岐知意也疑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

詩作嘒

淮南高誘法
引克岐克嘒

大元嘒同嘒今本毛詩作疑淺人依

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嘒識古音同在

第一部此古於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疑者心口閒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竝言承珙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疑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歧之所本然上文夙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疑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疑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吳志孫和傳注和少岐疑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疑有素字雖多作疑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邕橋太尉碑岐疑而超等總角而軼羣左思吳都賦岐疑

繼作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藝之荏菽荏菽蒹蒹禾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瓞嗒嗒何氏
古義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植之先後
爲次大豆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
次之麥在仲秋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藝
者如五穀之外尙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植無輕重
緩急之意承琪案姚說是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
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
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主秬秠等爲祀神之
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稊稊傳役刈也稊稊苗好美也程氏九穀考曰据傳所訓是刈爲穰梨省去禾也梨蓋黍穰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茹故謂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稊稊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承用爾雅稊稊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稊也服稊役服爲稊之役是詩禾役爲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稊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

垂者故穠穠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琪案梨雖黍穰之專稱說文云秧禾若秧穰也禾既稱穰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刈之刈爲梨之假借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穠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穠穠爲禾采之兒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穠穠指采言成就之兒故云穠禾采之兒此穎通穰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專謂垂者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

稷蓋以黍稷爲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
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爲禾末則經言
黃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
草生田中曰苗散言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之苗專言之也
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
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琪案箋以方爲齊等苞
爲茂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
相成且其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
房戴氏詩考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

三言卷之三
云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
此方苞在種裏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
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
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
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稩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鷓羽筴
云稩者根相迫迮相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稩
承琪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
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槩傳云苞本槩餘尤爲顯著
禹貢草木漸苞釋文引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
乃相包裹是筴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

義非也

實種實衰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誤作雜種案當作雖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畝苗生三葉以上墮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壅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琪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粟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人工之善祇於

言外見之不應中閒夾以墮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
在方苞之後不應於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
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栗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栗成就也正
義曰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
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
熟貌承琪案實堅實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

意

正義引集注本
箋云栗成意也

傳言其實栗栗然者卽本良秬積之栗

栗語彼傳云眾多也用爾雅栗栗眾也之訓郭注以爲積
聚繳戴氏詩考正曰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者蓋在穗繁多
繳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卽有郟家室傳郟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郟而生后稷故
國后稷於郟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
成功堯改封於郟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
郟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
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
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郟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
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

五國駘卽郟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
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
矣此琅邪之郟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琪案陳氏稽古
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
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
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
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
氏古義并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
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卽字朱本
說文亦無卽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琪案傳云堯見天

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邠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卽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卽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卽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邠下引詩無卽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

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禘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稭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秬卽皮其稭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稭爲秬也承琪案爾雅秬不明稭米秬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雅訓明是以秬爲黑黍秬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溷爲一等明矣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秬鬯無稱秬鬯

故但可云醱秬爲酒因卽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秬
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爲黑黍中之一秬二米者耳蓋秬
得包秬名秬不過因秬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
以秬稗皆皮故邕人注言秬已可兼秬爾雅乃爲釋詩不
得不分別秬秬爲二邕人賈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
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秬不言黑黍主於釋
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秬一秬二米是卽維秬秬卽黑黍
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邕
部督黑黍也一秬二米以釀从邕矩聲秬督或从禾又禾
部秬一秬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秬天賜

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鬻黑黍也是以秬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稔二米以穰者蓋以鬻字从鬻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稔二米者以穰酒爲秬鬻耳至秬下云一稔二米卽與鬻下所言相應故引詩雜秬秬秬云云可見鬻爲黑黍容有非一稔二米者其一稔二米者別謂之秬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鬻人如字之義及蒼張融問因謂秬秬皆皮秬卽一稔二米秬卽其皮詩但以雜秬足句不比下文鬻芑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明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是秬秬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矣

雜糜雜芑傳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承琪案糜爾雅作麴說

文作藁此當以說文爲正其釋爲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

爾雅說文藁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芑下并引詩曰

維藁維芑

見韻會今說文本無詩曰六字

又瑞下瑞下皆云禾之赤苗爲

藁蓋生日禾秀曰苗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此卽

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芑爲稷本

草圖經以爲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考云禾之赤苗者

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閒七八葉後則

純青矣白苗者卽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

別於細苗郭注爾雅曰赤粱粟白粱粟是不知赤白在苗

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爲

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知苗卽嘉穀初生
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互正義曰定本作恆
集注皆作互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互字從二閒舟詩
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承琪案此當以作
互爲正六朝本蓋皆作互互本古文秬字說文秬竟也與
毛傳訓恆爲徧義合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爲互與天保
之假恆爲糲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
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

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
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
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
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
樛讓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
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初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
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
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追讓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
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禹之子孫在堯舜時

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尙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旣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卽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祇

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承琪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邠命使事天故此章傳
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
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
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
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
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
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
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

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壁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
復舂之趣於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
陳碩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搗潤溼則煩搗之譌葛覃傳
汙煩也箋煩煩搗之用功深煩搗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
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豈能再舂
蓋箋以搗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舂趣鑿亦補
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

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泣卜來歲之芟猶之日泣卜來歲之
戒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

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
諏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卽繼
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
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泄卜之意非載謀載惟
正解然謀惟意卽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
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
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
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
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
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琪案

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卽下文所引郊特牲取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較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較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奠蕭合馨香也羝

各本羝下有羊今從按勘記

牡羊也較道

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奠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之位

在國門外須祭較而行蕭羝燔烈皆爲較祭也自此

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
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羝爲祭較燔烈
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較自
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
較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
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
歲之物齊敬犯較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
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
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

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
年之秋耳承琪案上章以歸肇祀卽承四穀俱穫之後此
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於今年之秋泄卜來年之事
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年而言蓋祈年不必
在歲首月令孟冬卽有祈來年于天宗事古人穀熟而祭
遂更新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
嗣歲爲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稷之
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
旨不合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叔也后

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氓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琪案鄭此注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三家此後儒以卣盛于豆五句爲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言后稷自祭不應引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當況卣盛于豆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稷也

臧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吳才老云與上歆韻卽前章

翼與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丁丁古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頤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并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耜續古之人例也承珙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之法卽如首章末句時維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育爲閒韻戚氏據字林夙所六反謂夙稷同音與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稷翼億食祀四章之祀食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之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歆隔協而中間時祀悔爲閒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既夕注之噫與士虞注

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興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讀就以與升歆爲韻承珙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耆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梲梲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

氏稟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竝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葢亦近之承琪案漢人引此者尙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此又在班彪寇榮等之前葢漢時古書尙多必有公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竝無專屬公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旣以曾孫爲成王曾孫者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

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三言周之先王亦卽序追蒞周

家之義稽古編調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合

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此亦漢初說

詩以泃酌與公劉相連故有此說而雄因用之耳

范氏

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成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事黃耆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閒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

琪案此詩章首卽言戚戚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羣臣國賓者不同然所言獻酢之儀散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末言以祈黃耆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耆老連類及之序以睦族爲內耆老爲外蓋由耆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旣堅以下爲將耆老而射以擇士曾孫維主以下爲耆老而成其

福祿則與前章族燕餞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相承絕非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樂則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芄芄云草盛也承琪案廣雅字作芄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盛茂亦似以泥泥爲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卽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又作柅考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云絡絲柅也馬融易注以爲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含氣尙彊其出乙乙也鄭注月

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泥蓋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踧踏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續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錯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爲踧踏之容也承珙案論語踧踏如也馬注謂恭敬貌孟子曾西楚然曰趙注楚然猶踧踏

也廣雅跣踏畏敬也傳以緝御爲跣踏者緝與輯戢皆通

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與輯同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作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

當爲斂御與圍通

召閔我居圍卒荒韓外傳圍作御

爾雅釋言圍禁也是

緝御者斂飭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形容之語故傳以爲跣踏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穀脾臙傳臙函也釋文引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

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臙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

函谷也於毛傳爲轉注谷臙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臙口

下曰函析言之今說文谷譌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

象其理啣谷或如此臙谷或从康肉段注云毛傳臙函也

弓部函谷也與毛合晉灼注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矐
按通俗文口上曰矐口下曰函析言之毛許晉皆渾言之
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函下譌作舌也古者舌無
函名特性少牢禮所俎用心舌與嘉穀脾矐異用陸釋文
云說文曰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已誤矣又
說文弓部函舌也舌體弓弓从弓象形弓亦聲矐俗函从
冎今段云大雅毛傳矐函也通俗文口下曰函毛服之函
皆卽說文之頤字頤頤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
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函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
矣承珙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爲是但說文

以函爲舌似不得以爲谷字之誤蓋函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弓弓暉也暉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谷谷爲口上阿口次卽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臙爲函正函爲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爲谷又欲改毛傳之函爲臙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承琪案此詩毛鄭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鬢相之射爲證彼爲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

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
故王肅述毛以爲養老燕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
知爲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
以教孝會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爲大射
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
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
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解無算爵獻酢尙多酌大斗祈黃
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
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
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

射則如鄉射之禮故引鬻相之射於序賓事尤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爲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爲無本但他燕射別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會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時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爲黃耆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陸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爲二事矣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

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殫畫弓也从弓聿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盧弓卽玃弓黑弓也嬰卽江賦之櫻字蓋朱黑相閒而嬰繞也彤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彤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彫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

之弓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彫弓斯毅辭云彫弓謂有刻畫也淳與彫語之轉敦弓者淳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淳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琪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耆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

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
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維主主者對賓之
稱酌以大斗之下卽曰以祈黃耆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
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
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琪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
以傳義爲長但傳訓祈爲報正義以爲祈本訓求從求善
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注
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注云告白也是
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
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
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
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
以行葦興兄弟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
宜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稽古編曰朱子特以
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
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
聿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
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
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三

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琪案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臆揣則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竿爲韻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倂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

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倂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

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

也倂猶厚也既始有善令

承琪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又云既

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可證今各本皆作令或以令字屬下句讀皆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

言告之謂嘏辭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倂則是

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

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

饗燕終於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

之未有祭祀在其閒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倬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命終有倬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爲優承琪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傳云旣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傳反以饗燕爲始享

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於接人終於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行如此竊意此傳恐是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於饗燕饗燕之令終由於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禮記坊記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始矣蓋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俶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琪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

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畫一矣汪氏異義曰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爲

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於經意恐未合承琪案成二年左傳賓嬪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同類非是傳以類爲善大旨謂孝爲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祚允嗣在內鄭以錫類爲教道天下而於室家之壺又云室家先以相梱緖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

記以爲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則又與永錫祚允意復矣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榘也室家先以相榘繼
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
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
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
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
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承琪案壺之爲廣猶
宮之爲穹室之爲實古人文字有一定之訓毛性好簡故
但舉其本訓然既曰廣則由室家而廣及天下之意卽在
其中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以壺爲榘必云

室家先相相繼則經文但有相義而無及於天下意必待
注家增成之矣似不如傳義之愜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
爲附承珙案說文僕从𠂔𠂔从艸艸叢生艸也象艸嶽相
竝出也故僕𠂔皆有附義考工記欲其𠂔屬注云𠂔屬猶
附著堅固貌也爾雅𠂔枹者注云𠂔者相迫附也釋文𠂔
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爲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
故釐得爲予承珙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
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蓋來者賚之省

釐者來之轉也釋詁賚子也

鳧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琪案觀旣醉鳧鷖二篇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臆推測也夫旣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旣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

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釋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卽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於此卽承既醉之大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太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琪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事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於福祿來崇訓

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卽上章既畢之
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
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兼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
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

渚鹽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故下誤作名

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
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
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徒釋名水
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

涯渚矣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
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
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
中高地故云涇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涇爲崇字之假借
也承琪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
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并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
也

鬼鷲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
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琪案
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

故箋云壘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
浩壘顏注云壘者水流夾山岍深若門也大雅曰鳧鷖在
壘亦其義也今案此壘字當如壘壘文王之壘亦壘之俗
字壘本有罅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壘讀如門者
卽壘讀若髓之比吳都賦清流壘壘與軌砥水韻李注引
韓詩曰壘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壘之章句則薛
君讀壘如媿又壘轉爲微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
自山閒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
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墨漢表作壘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
音又因媿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琪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蓋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卽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雖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琪案襄二十年左傳晉侯賦嘉

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正義謂顯
顯作憲憲爲齊魯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
嘉者亦由毛用借字三家用正字也

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宥君宥王傳宥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
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
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助以道釋文云宥君宥王一
本宥竝作且字承琪案傳言宥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宥必
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
屬諸侯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爲天子或爲諸侯然末云皆
相助以道此卽釋經宥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

穆二句爲子孫愆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爲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指成王文義並無隔闕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斲傳斲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咽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斲以爲斲與咽古今字案咽說文作隸云卧息也从鼻隸聲然則詩作斲乃借也至斲者乃古尙字玉篇以當此斲恐不然承琪案說文口部有咽與隸異字玉篇但云斲息也未嘗卽以當此詩之斲陳說皆誤其以邾谷

風伊余來暨及大雅兩民之攸暨皆咽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慤字從心則以慤同於咽眉字而非恣字矣集韻入未云慤通作暨

公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泄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大康爲始大康禹之

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宐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
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
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
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
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
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
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
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
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

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
泥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譜之
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衛
彪俟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扁公劉之爲后稷曾
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善十
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
足證本紀及幽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
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琪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
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

似不僅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弃之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然則周本紀未嘗以不窋爲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尙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匈奴二傳皆言公劉遷豳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公室爲成國耳惟本紀云夏政衰不窋失官而匈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彼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

遷其民邑於幽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
不窳失官竄狄公劉復興必已遷居郃地至夏亂見迫或
以郃地逼近故特改邑於幽以幽鄰西戎爲中國不爭之
地平面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
義京師篇云后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詩云卽有郃家
室

王伯厚詩考
引郃作台

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

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
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
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
遷也不過改邑于幽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郃不有以經文

證之迺積迺倉尚在邠地卽末章涉渭爲亂亦必有邠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邠在今武功縣幽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邠與公劉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值亂世陳兵裹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傳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云邠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會於瓌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卽以鄭語述毛承琪案毛意似尙有未盡

然者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

今孟子作糧未本作囊

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並

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故迺場迺疆所以修邠國之疆場迺積迺倉所以充邠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全棄其故都而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迺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
幽箋云爰日也告其士卒日爲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
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
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
字字法相同承琪案毛義當是訓方爲竝莊子山木篇方
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注方竝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
張弓矢秉干戚者于是竝起開道路而行也趙注孟子云
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與毛義異

既順通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
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

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
世案蘇詩迺宣與迺肅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既
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遍之
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不頗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
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宣爲時
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尚未及此也

陟則在嶽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
者釋山云重巖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甃山狀似
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矣小
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

三言不令
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嘽卽鮮也釋
文嘽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
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
矣傳義別非是承琪案宋本釋文云獻本又作嘽魚輦反
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
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嘽爲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
異耳不以詩之嘽當爾雅之重獻隙也正義據重獻隙以
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獻不知
作獻作嘽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嘽實卽皇矣之鮮
卽謂詩本作獻亦但言獻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獻正是

大小相連何得云小山別於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云舟卽舟之假借故訓爲帶承琪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正義以容刀爲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當是指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爲刀之容卽所謂秘也承琪案此語殊誤瞻彼洛矣傳秘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何得以爲刀柄段氏說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日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琫爲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器

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下曰琕者以此篇經文無琕

耳要於刀柄無涉

互詳小雅

瞻彼洛矣傳云鞞容刀鞞也衛風

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有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碩甫曰旅眾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旅者治田舍以居大眾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漢會貨志在野曰廬在邑
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
曰中田有廬是也家在城邑謂之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
家其通稱也在野之眾曰廬旅猶在邑之眾曰里旅是近
市者爲里旅也傳釋廬爲寄者言野處不比室處耳其時
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眾定廬舍行井田法下文徹田爲
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縣詩迺慰迺止迺左迺右也
于時廬旅者猶縣詩迺疆迺理迺宜迺畝也箋云廬舍其
賓旅失傳旨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

云旅訓眾也訓幼者之眾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
旅子弟也此正與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爲家之長豈
則在田夜則入邑其居田守廬爲眾子弟故曰廬旅末章
止旅亦指眾民而言但此章尙在邊幽初至之時不過言
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築室授田之事尙在下文
也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旣
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旣登堂負
扆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
燕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

箋義爲長承琪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
饗燕之異下云會之飲之或亦兼會燕矣故得依几也此
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
並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於牢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
箋云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餼承琪
案正義申箋以牧羣爲牧豕之羣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
句文義重複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

也據此今毛詩造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
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羣者謂曹爲曹羣則羣不當

爲牧羣之羣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
部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部也正義曰傳以君
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
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琪案自來說經者皆謂

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大宗一小宗四

講繼高曾祖
稱者爲小宗

國君不統宗故孫棘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

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六宗其下文宗子維城
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
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蓋自爲天地宗廟社

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爲尊
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以爲羣臣
之愛公劉此爲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
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
之使出稅以爲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
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
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邠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
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

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爲盡乃後世埽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軍者卽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爲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次可知竝非在道禦寇

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爲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琪案崧高
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
正解也徹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
什一而稅謂之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
事耳其實徹治爲正訓如崧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
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
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二徹豈得專指爲什一之稅
乎設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殷助相同豈可云貢田爲

糧助田爲糧邪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釋文鍛本
又作礲丁亂反說文云礲厲石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
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曰鍛石所以爲鍛質
者質樞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樞質故取之也說文礲
厲石也从石段聲乎加切段注云礲篆舊作礲九經字樣所
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礲今本
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礲毛傳曰礲退礲石也今本奪
箋云礲石此釋傳所以爲鍛質也箋意此石可爲樞段之樞
質是則礲石者石名樞段字今多用鍛古祇作段考工段

氏爲鑄器禮經段脩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然二事破
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柴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之欲
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
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破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溷淆
之訓破爲厲石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破石也三字爲
句而刪複字者乃妄改爲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破礪
也曰此自廣雅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爲一
此則異類而迴別者也承珙案說文攴部段椎物也金部
鍛小治也毛詩多假借或卽借小治之鍛爲破石之破傳
云鍛石也謂鍛卽石名知經文假鍛爲破取鍛者乃取石

名之鍛非取小治之鍛故箋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
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卽以椎段之段若說文鍛
爲鍛孫于勞篇如以鍛投卵又卽以鍛爲石名當作鍛厲石當作鍛石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湖溯其過湖傳皇湖名也湖鄉也過湖名也王氏
詩總聞曰傷渭湖名甚多有神湖有百湖有長湖有夾湖
有歷湖鄆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湖流注之
恐便是夾其皇湖歷過也承琪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
寰宇記眞甯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云大
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函詩云夾
其皇湖陵水卽皇湖也鄆氏此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

與涓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以爲涓旁諸澗也
芮鞠之卽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隄水之外曰鞠正義曰此以水內爲內則是厓名非水
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鹵地詩大雅
公劉曰芮鞠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
義故也承琪案漢志右扶風汭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
芮隄雍州川也顏注引韓詩作隄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
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隄
外爲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蓋上文夾其皇澗溯
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爲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

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眾并水之內曲外曲而皆居之

王氏詩考云芮鞠又在過澗之南鞠者外也

詩芮字爲澗之假借說

文內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澗禹貢疏引鄭注云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澗隈曲中也是凡水相入之處皆曰澗其會合襟帶必有隈曲內曲卽芮外曲卽鞠故傳以芮爲水厓鞠爲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相會之處也

澗酌

序云澗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正義曰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

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琪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罍爲祭器是明謂有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其申毛至明切矣鹽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爲說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

可易也

可以餠餠傳餠餠也正義曰釋言云饋餠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饋勻之曰餠郭璞曰今呼簷飯爲饋饋均熟爲餠說文曰饋一蒸米也餠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餠而熟之故言饋餠非訓饋爲餠說文餠脩飯也段注云脩當依爾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簷簷之言淩也水部曰淩洪汰也此謂以水澆熱飯古語云簷飯承瑛案釋文引字書餠一蒸米也正義以爲說文恐誤

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云亦是

誤以他字說文以餠爲滷飯者卽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書爲說文之謂之撥饋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餠餠也當作餠餠餠也

說文餽飯氣流也卽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饋餽本
一事故爾雅並以稔釋之毛以餽餽連言亦謂行潦之水
可以沃飯使熟而爲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餽爲饋是也
可以濯漑傳漑清也或謂漑當讀爲概如周禮鬯人凡裸
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鬯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
濯鬯三章言濯概也承琪案二章傳云鬯祭器是鬯爲器
之貴者此章訓漑爲清是泛言器之漑者一則見行潦之
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爲
周密似不必以概與鬯相配爲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鬯
七俎于雍鬯康人概飯八與敦于康鬯司宮概豆蓬勺

爵觚解几洗篚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宏濶者甚多故未
章於曩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爲正

卷阿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
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
故也承璞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
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
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
以君子爲賢人與吉士別彼疏謂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
明以吉士賢人爲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第箋疏皆目大臣卽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卽經文之鵠鵠吉士鵠鵠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眾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第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嬭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嬭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嬭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

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琪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第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王彌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矢陳也未章矢詩不多雜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音之君子卽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錫以耆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洞酌之豈第君子旣指成王此不當指爲所求之賢人不

知洞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陳戒之詞並非
以豈第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集傳之自爲說耳豈
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
抑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當指賢人

與毛鄭
意合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
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
則得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
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

孔晃引孔子曰與
乎其有文章伴乎

其無姪際
見正義

尤爲有據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

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善

伴魚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因病之憂承琪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彌性似用此義但與四章爾受命長矣意複故呂記載董氏說

及李黃集解逸齋補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彌終也終者盡也彌爾性者盡爾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卽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未必得毛旨耳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郭注爾雅引此詩嗣先公爾酋矣似作嗣者此注家以訓詁字代經文耳多爾字者或出三家詩與毛異歟酋訓終者終猶久也說文酋釋酒也引禮有大酋蓋釋酒者昔酒也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月令注云酒熟曰酋方言亦云酋熟也久熟曰酋似先公酋者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

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嘏字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閒謂之嘏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

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案傳以馮翼孝德爲賢人之行與經義最合蓋此經四有字與縣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之長敬耆老此王以長敬賢人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爲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爲廟中事尸之禮但於本章豈第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容容溫貌卬卬盛貌箋

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容容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容容叩叩而下爲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蒞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爲稱譽之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釋訓云容容叩叩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容容叩叩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故箋以爲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卽美成王有此德無嫌於過爲稱譽也

鳳皇于飛颺颺其羽亦集爰止傳颺颺眾多也箋云颺颺

羽聲也亦亦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颺颺然亦與眾鳥
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
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眾鳥則唯
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
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
集止

今本正義說誤不可
讀此從浦氏校正

承琪案傳以颺颺爲眾多則其

羽自指眾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眾多之羽亦集于所
止耳以眾鳥颺颺之多與吉士諄諄之多則毛意亦集亦
傳皆指眾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颺颺爲鳳飛
之羽聲爲稍異耳正義泥於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事自

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所以有眾鳥之颺颺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眾多申毛眾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瑞爲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雖似據事爲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即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爲賦鄭爲興也

矢詩不多雜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

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爲多謂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爲公劉泐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承瑛案汪說是也

民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案此詩後儒多以爲戒同列

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能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爲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終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故二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

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
以小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
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饑汔也
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
也稽古編曰疏失毛鄭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殆庶
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
爾雅釋言喙幾裁殆危也饑汔也幾饑危汔轉互相通毛
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琪案古人言幾每曰危
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信等曰今暑熱

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始也我始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僂列子力命篇僂僂成者殷敬順釋文云僂僂幾欲之貌毛以汔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汔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汔其也被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汔其也要皆與危意相同非有異也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冥人之善隨從人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宥行則詭自是違冥之意或疑詭隨疊韻字不當分訓承琪案詭冥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疊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爲詭誑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承琪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
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
本絕末鈎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
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
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邊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
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作從觀箋云無
聽於詭人之善不冒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所據本毛詩
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爲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仰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
順仰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

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
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
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尙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
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
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琪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
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
自以經文四字爲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
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爲而漢督郵
班碑作柔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卽以而爲如則

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爲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伽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恣同皆於順伽義近爾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恣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伽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

釋詁如亦

訓承琪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卽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爲而訓而爲如但箋之訓如不作如若解耳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案近德者謂慎儀乃所以進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忠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卽進於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謂王宜敬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意矣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嚴緝云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

說亦不指王華谷云

舊說者未知何指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

責同僚故稱小子耳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
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
周之頌詩詰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
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尙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
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
大不可忽也承琪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時戎字必
無女訓故於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者鄭
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考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

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卽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王雖小子語意直截耳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云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正義曰昭二千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珙案繾綣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鄴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曲義屈申卽反覆之意故遣卷雖屢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

雅釋詁餽糗搏也搏卽曲禮毋搏飯之搏餽糗猶繾繾杜注左傳繾繾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

琪案苑桺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爲斥王禮
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
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
瘡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瘡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
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
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
詩天之方既
云天謂王
者與鄭同然至末章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爲上天自不
如以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爲正毛
於蕩首章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次章天降滔德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畜

又訓天爲君若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未必得毛意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琪案廣韻寘字下引詩傳寘寘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雅皆云寘憂也爾雅瘡瘡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杕杜四牡瘡瘡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邢疏爾雅瘡瘡兼引杕杜及板詩蓋靡聖

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僥焉如不終日之勢
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
引此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
是古本穆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
郭注音諫乃後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
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
亂其心此亦讀諫爲閒與穆天子傳一例承琪案古字諫
閒旣通莊子天運篇倉子苟簡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
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爲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惠氏古義曰案欣讀爲軒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古憲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爲軒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反覆相訓承琪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史載沮渠蒙遜怒拔書耶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荅問

曰孟子釋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蓋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琪案魏風桑者泄泄今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爲競進之意尙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沓拖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爲無憲

三言卷之三 第二十一
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謹謹傳云謹謹然喜樂此非
釋經然字乃形容謹謹助語成文如多將焯焯傳云焯焯
然熾盛經文并無然字也蓋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
下文無爲夸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爲無敢正同趙注孟
子引無然泄泄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是卽以無然爲無
敢也

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灌灌猶款款也躑躑貌案灌當
爲懼之借說文懼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毛以灌款疊韻
爲訓蓋懼不止爲喜者之款款卽憂者出於至誠亦與喜
樂同其款款故說文又引爾雅懼懼愴愴憂無告也喜款

者權之本義。爰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權。權今爾雅仍作權

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尙書大傳又引

作嚶嚶。見儀禮經傳通解亦借字也。躑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

小子躑躑。毛傳云躑貌者。卽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矯矯。鄭注大傳引作矯矯。皆借字耳。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

曰以體柔人。柔體柔人者謂形體柔順之人。稽古編曰爾正義本體上似有以字非是。

雅籛條口柔也。或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

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

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

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
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則足恭也便辟也
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珙案夸毗疑倚備二字之借說
文倚備詞也備慤也備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
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外權應
劭曰夸毗也好榮於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
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夸毗但爲體柔之
一事故玉篇廣韻作誇毗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
諛言分爲二義也

援鶴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

射名譽厚相誣罔此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珙案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注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

隋唐閒有此
解非古訓也

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傳如壎如箎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云壎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按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箎張董疑耀云闕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箎之徵和壎爲角而箎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琪案經文但云

三言
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攬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攬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前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攬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爲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盧氏釋文考證曰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女選注三皆引作多辟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

子并下字釋爲邪矣承琪案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祈勝與鄔臧通室祈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爲制法則者合故傳箋皆本此爲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爲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僻之地非經意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任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卿

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琪案正義云介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介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介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介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侯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爲甲耳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

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琪案上文大宗維翰

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而同姓世適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卽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爲王者其解確矣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琪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馳不獨文異韻亦異矣若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異同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終